

桐城派人物传记与《史记》之比较

刘小双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要】本文试图从记述对象身份、事件选取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将桐城派文章与《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进行比较,揭示了桐城文章虽对《史记》有所继承,但却体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阐明桐城派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在整个有清一代成为文坛盟主的原因。

【关键词】桐城派;《史记》;人物传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3-0059-02

汉代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可谓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的历史名著之一,而他独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记传体形式则为历代以来的众多史书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榜样,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等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而桐城派则是继承其优秀传统的众多文学流派之一。桐城派主张文章学习《左》《史》八家及归有光,可见《史记》对其深有影响。“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曾说:“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1][26]}桐城派文人于各类文体皆有著述,而人物传记便是其中之一,本文则拟将其与《史记》中同类题材文章进行比较,考察在久远的汉代与近世的清代为人物作传时的发展变化情况。

一 记述对象身份有所演变

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官,其《史记》总结了“上记轩辕,下至于兹(指汉武帝时)”的历史,因而《史记》中人物的身份则多为封建帝王、杰出的军事将领、诸侯国卿相,集中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和“列传”的大部分传记中,仅有一些刺客、游侠、倡优等下层人物,即使是这些小人物在当时也颇负盛名,享誉诸侯国,由此才能进入史家的视野,成为表现的对象。

而桐城派传记文中的主人公则多为普通人,从亲人师友到其他知识分子(间有中下级官吏),以及孤儿、寡妇(节妇、烈妇居多)、婢女,更有山林隐士,甚至名姓不详者(如画网巾先生)。当然对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著名人物:如抗击阉党的左光斗(方苞《左忠毅公逸事》),鸦片战争爆发后的抗夷名将关天培(鲁一同《关忠节公家传》)、王锡朋(梅曾亮《王刚节公家传》)等,但艺术成就却不如前者。

姚鼐曾引刘大魁言曰:“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圻者、种树之流而已。

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1][26]}认为史官与文士为人作传选取对象应有差别,此或为其原因之一,窃以为更重要原因乃是桐城派学习归有光,主张写小文章,因而书写多为普通人,叙平常之事。正因为他们所写的多为身边的普通人,对这些人的生平事迹有着更多的了解,极为熟知,这样就能更好地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事件,表达的感情则更能感染人。

二 事件选取略有不同

把人物放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表现,方能使人物显得性格丰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因此不管是《史记》还是桐城派在为人物作传时都特别注重对于事件的选取。

《史记》的人物传记虽然也写了许多的生活琐事,但司马迁之所以对它们详加叙述,是因为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某种原始动因的性质,预示着人物未来的发展命运。《史记》在人物描写中固然穿插着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擅长于写复杂事件和重大场面,在这其中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同样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便着重选择了钜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围这三段引人入胜、流传很广的故事。这三个故事所写的历史,恰是秦汉之际斗争最激烈、影响特别大的关键时刻,也是项羽一生事业成败的三个关键时刻,同时将项羽叱咤风云的英勇气概、优柔寡断的妇人之仁和英雄末路的铁骨柔情这三个主要的性格特征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桐城派文人在为人作传时对事件的选取也颇为用力。方苞主张为人立传,“所载之事,必与其人规模相称”^{[4][136]}并盛称太史公作传时对事件选取颇为得当,可见对《史记》为文多有一脉相承之处。

戴名世论文时曾说:“史家之法,其为一人列传,则其人须眉警欬如生,及其又为一人列传,其须

眉警欬又别矣。”^[15]其为人立传也颇能选取典型事件来写出人物不同的个性。如记同为明清之际的三位义士:杨维岳、画网巾先生和王学箕,选取的事件虽有所区别,但都着重写了他们抗拒剃发令一事,只是表现的重点有所不同罢了:一写其不愿躲避,绝食而死;一画网巾于额,英勇就义;一以激烈言辞拒绝之后归隐。从中可以看出与《史记》事件选取已不尽相同。《史记》也尝将同类型人物合为一传,如《刺客列传》、《滑稽列传》、《游侠列传》等,但选取的事件却各有不同。而桐城派文人为明清之际抗清义士和清末抗夷名将作传时选择的事件却多有相同之处,但表现的方法却各有不同,因而并不显得重复单调,同时也更能表明桐城文人在为文的细微处颇为用力。

而且由于桐城派文章与《史记》中记叙的人物身份多有不同,因而在事件选取上也会存在差异。后者善于驾驭重大事件,而前者则更多地注重在平常事中表现人物性格。

三 表现方式体现新变

(一)《史记》多叙述性话语和人物对话,桐城文章多用抒情性话语和白描手法

《史记》是历史性著作,史家更讲求秉笔直书,客观性较强。因而行文中多用叙述性话语,在开头交待人物的职业、地位等基本信息,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用平实的语言进行叙述,带人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史记》中记载了诸多游说之士,因而文章便贯穿了大量的人物对话。在《淮阴侯列传》中蒯通和武涉屡说韩信的言论占了大量篇幅。从中也可见出韩信不为利动,始终思图报知遇之恩的一片忠心。还有很多篇章中也都有大量的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既可以更为直接的反应人物性格,同时也更能引人入胜,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桐城派文人在为人物作传时也有些简短的对话,但桐城文派的人物传记更多的是用白描手法,在简洁流畅的行文中又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同时桐城文人大多诗文兼长,因而也善于将诗化的语言用于散文中,有更多抒情性的话语。如方苞《逆旅小子》写到逆旅小子“形苦羸,敝布单衣,不袜不履,而主人挞击之甚猛,泣甚悲。”^[4]^[244-245]用白描的手法,

看似平淡之语,但却连用“苦”、“羸”、“敝”、“单”四个形容词,两个否定词“不”及两个程度副词“甚”,不仅写出了这个孤儿的贫苦无依的不幸遭遇,也将作者深厚的同情寄寓其中,让人读来倍觉辛酸。

(二)桐城文章在人物传记中更为注重细节描写

在《史记》这部鸿篇巨著中也不乏细节描写,如《滑稽列传》中齐威王使淳于髡请救兵而所给物资少时,“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3]^[492]通过这一细节,生动地再现了淳于髡滑稽不羁的个性特征。以上细节描写虽也颇为传神,为行文增色不少,但《史记》更为重视在激烈的冲突和宏大的场面中表现人物性格。

桐城文人在人物传记中较之《史记》来说,更为重视通过特征性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由于桐城派散文大多篇幅较为短小,如果在为人物作传时都采取千篇一律的叙述方式和描写手段,便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不易打动人,而若将细节性描写成功运用到散文当中,则会取得不一样的效果。可以将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使人过目难忘。如《左忠毅公逸事》中写左光斗视学京畿时,“一日风雪严寒,微行出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可法也。”^[4]^[237]他阅文才毕,便“解貂”、“掩户”,这一简单的动作细节足以见出左光斗爱士之切和知人之明。

以上从记述对象身份、事件选取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将桐城派文章与《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进行了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桐城文章虽对《史记》有所继承,但却更多地体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与前后七子高唱“文必秦汉”,实则剽窃《史》、《汉》语句有了本质的区别。这诸多的差异除了由于桐城散文和史传文学在性质上有所区别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桐城文人一直为探索一种新的文章写作模式而不懈努力。他们倡导“义法”,追求修辞的雅洁,从而形成严格的“桐城家法”,这也使得桐城派成为了清代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并于整个清王朝相始终。它的传人几及全国,以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流派。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漆绪邦,王凯符选注.桐城派文选[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2]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3]王伯祥选注.史记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J].北京文艺,1979,11.
 [5]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28.
 [6]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中译本)[M].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7]刘润润,陈梅.论张洁小说的女性意识[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8]谢冕,陈素琰.她给我们带来了什么[A].新时期文学创作评论选[C].北京:中央电视大学出版社,1990.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Love View in the Novel *Unforgettable Love* by Zhang jie

LIU Yu-xi

(Literature Institut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Unforgettable Love*, written by Zhang jie, is the first novel in the new-era female literature which does research into the recognition of marriage and love. Hereof, by looking into the factors of longing for and snuffing out the love, the author sheds light on the love and moral codes mirrored in the novel.

Key words: *Unforgettable Love*; Love; Morality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60页)

- [6]姚鼐编.古文辞类纂[M].长沙:岳麓书社,1988.
 [7]刘大魁著,吴孟复标点.刘大魁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The Biographies Written by Tongcheng School Comparing With Those i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LIU Xiao-shu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Abstract: This essay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biographies written by Tongcheng School with those i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identity of the description object, the events selected and the representation. It reveals that Tongcheng School inherits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and it also has a series of new changes. To some extent, it can clarify why Tongcheng School can develop and grow in strength and becomes the leader of literary in the Qing Dynasty at last.

Key words: Tongcheng School;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Biographies

(责任编辑:周锦鹤)